

露揭胆大 本本源源

聞秘奸漢

行刊社版出代時大

源源本本 大胆揭露

食糧資敵的袁奸履登

陳逆公博姘婦莫國康包辦肥缺

顧逆寶衡下獄祕聞

張逆善琨的罪行

聞奸蘭亭靜心懺悔

林奸康侯之淚

擾亂金融的潘奸三省

陳逆則民叔姪同獄

追拿盧文英之祕聞

詹芳子以肉體資敵的祕聞

北大學生醜詆周奸作人

傀儡皇帝溥逆胡說八道的詩文

溥逆一生是傀儡

林逆柏生及其他奸逆們

汪逆精衛死後奇聞

葉奸蓬怕老婆祕聞

助桀爲虐毒化中國的盛逆老三

食糧資敵的袁奸履登

查袁出身寒微，幼時來滬，幸遇基督教會某教士西人，領導其入學，並月給膏伙二兩，使之自用並安家，及畢業當然成爲基督教徒，而袁不忘報德，卽以西教士之名改易己名。

因諳英文故歷充中學教員及滬漢洋式商業，以甯紹輪船公司經理資格得任英租界公董局華董上海總商會首領，始成社會名人，有求者必應，如代人荐事作保，因此收受徒弟亦多。抗戰軍興其常對來客，指着伊孫云：如此又白又肥小孩決不會做亡國奴。又當時不知爲什麼事，渠決斷云，我姓名不進汪精衛的衙門。

三十年夏袁被日軍邀往虹口留住二三月，飲食起居待遇優異。

歸家後有人勸其赴香港，追蹤杜王。渠以川資難籌對，蓋己中毒歟。

未幾日軍進佔租界，歷充偽職如公董局副總董，市商會理事長，國民經濟委員會委員，口口運動委員會委員，商業統制委員會委員，米糧統制委員會主任，市諮詢委員會委員，中央儲蓄會理事，黃金管理委員會委員，上海自來水公司董事長，南京統一代表會議主席，大觀園董事長，又其子亦爲華豐銀行副總經理，口口運輸報關公司經理，此外所任商務實業公

司職務，不知其數。計此四年半中，蜚黃騰達，聲勢赫然，內中以米統會之事，以食糧資敵，殊對不起國家與人民，筆者再以基督教評論如左：

(一) 袁係西教士，栽培成材，而其任偽職時，到處開會任主席演說呼口號，貼標語，(擊滅英美) 瘋狂亂吠，不知其亦想及西教士易名之舉否。

(二) 教例最忌拜神木偶，而袁則隨日軍進謁日本神社。

(三) 教例不應欺妄，而袁則寫作並不甚佳，偏要請人捉刀，寫對聯匾額，并做詩文，以贈人而自居其名。

(四) 教例應忌煙酒打牌，而袁則不然。

(五) 聖經載明，若欠人半文錢財不還清，斷不能從那裏出來，袁讀之甚熟，袁自命廉潔慷慨，欠人債務，輒善忘，不能記憶，受其害者敢怒而不敢言，大有日本風氣，彼此親善，你的到我的，我的不是你的。

總之袁並非生而好者，其性本善，惟以聖潔教徒不能遠離魔鬼，以致蒙此罪惡，身敗名裂遺臭子孫，此上帝所責罰的。

又袁喜貪吃，晨起吃雞蛋四枚，午晚兩餐酒食徵逐，山珍海味，百吃不厭，又喜人恭維

，請其赴宴，推首座，最爲得意，因之易受人圈套，其所以違反初衷，如此結果者，貪喫，受敵僞圈也，聖經創世記第三章（蛇引誘人吃惡果子以致受苦報）袁何忘記耶。

又此次大批漢奸名單中，基督教徒尙少，奉勸教徒一切言行，務必恪遵上帝誠律，如果違背定干罪戾。

陳逆公博姘婦莫國康包辦肥缺

前隨陳逆公博乘機逃匿日本，最近終被飛解回京之諸奸黨，內中有一女性，曰莫國康。自當局逮治漢奸以來，女性叛逆之被捕者，當以莫爲第一人，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」！此語倘以移贈賣國女賊，最爲確切。按：奸字從女從干，字典列之女部，大寫更應作姦，世俗舊有三女爲姦之說，足見奸邪之事，本於「柔能害物」之女性爲近，而「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」，二者極易有狼狽爲奸之嫌疑，關係固至密切也。若莫逆則本身已爲漢奸，平日既冒大不韙，作奸犯科，而又與有婦之夫——陳逆公博陳逆之女祕書，或曰女友，質言之，外室——姘婦而已。莫在僞立法院任立法委員，（陳逆本係僞立法院長）非祕書也。於陳逆初無名義可言，人多稱之爲「莫姦員」，而「莫小姐」之名尤著。其人貌殊不揚，且芳齡已三十

許，早過標梅之期，屆狼虎之年，霜濃蟹老，年長色衰，祇應如瓠瓜之退爲房老耳。然而，夏姬雞皮，趙后內視，雅擅修飾，特工狐媚，徐娘風味有時且遠勝雛姬。陳逆嬖之甚，言聽計從，不敢稍拂其意，莫逆遂得恃寵而驕，恣行不義，歷年攬權納賄，賣官鬻爵，已成公開之祕密。日中爲市，肆無忌憚，甚至各地之「縣長」等優差肥缺，多數皆由其經手包辦。故僞官場中爲之語曰：「與其見陳「主席」幾面，不如得莫「委員」一言！」其權勢之鉅氣燄之盛，有如此者。而陳逆寡人有疾，夙多內嬖，齒稚貌美，迥非老蚌如莫，然陳逆情有獨鍾，須臾難捨，蓋可知。而莫逆之別具專長，特富魔力，自有其顛倒衆生之優點在，承恩初不在貌，亦正不難舉一反三，是誠人妖也哉！

顧逆竇衛下獄祕聞

假使大家尙非健忘的話，一定會記得僞政府的許多奸佞裏面有一個大名鼎鼎的頭號貪官汚吏——僞糧食部長顧寶衛。

顧逆爲南通人，過去固然出身微賤，姓名不見經傳；就是在漢奸羣中，地位也並不甚高，祇能算是「後起之秀」！最初，本隸屬於梅逆思平部下，充任僞實業部的一個小小司長，

專門管理糧食的統制和配給事宜。論缺分例相當重要，出息更極其優肥。不過終嫌寄人籬下，好比「討人身體」，免不了被「老鴇」管頭管腳，難以暢所欲言。可是他手段高明，善於奔競鑽營，在偽組織內係著名的活動份子，不久便走通了「汪公館」的門路，爬上高枝，有鐵硬的後臺老闊替他抱腰。於是脫離偽實業部的羈繫，頓時一躍而為特任階級，「榮任」糧食部的首任部長。這完全是為人設官，等到他賊案敗露，鋤鐮入獄，偽糧食部也隨之而宣告裁撤了。

他原是陳逆璧君的乾兒子之一，乃「公館派」數一數二的紅人，深得陳逆的寵愛。故特予提拔，多方袒護。后（大椿）胡（政）軍糧舞弊案發，同時精決於雨花台畔，他也因日本軍部指名根究而被拘捕看管，撤職查辦。但畢竟倚仗着「靠山」的特殊勢力，——託庇於「乾阿嬤」的慈蔭，偽「特別法庭」投鼠忌器，從寬定讞，姑貸一死，祇判決了一個無期徒刑。如果不是「娘舅」的「山頭」頂得太緊，憑着「陳大委員」——「汪太太」在偽政府的威風，祇消得一句閒話，還不像丹詔繪音一樣，絕對沒有還價，儘可讓他逍遙法外「好比我自爲之」嗎？

顛逆的各種罪狀，大衆諒必都大略知一二，這種一概可以置之不論。現在，單揀幾件關

於他下獄以後的趣聞奇蹟，外間所尚未發現的，記之如次：

顧逆任偽糧食部長時，特有一「老太婆」（偽政府中人背後皆曰陳逆璧君爲老太婆，蓋亦怨訕詆譏之詞也。）保鏢，明目張胆，倒行逆施，事事非錢不行；祇看他對於「蘿蔔頭」的軍米，尚且胆敢在虎口攫食，連續作弊，其他種種，自然更加「不在話下」。所以，米市供應，民食的配給，全被他攪亂得一塌糊塗，米價不住的瘋狂上漲。甚至，監獄中的犯人，慘到了絕頂的幾頓牢飯，也不能仰蒙他高抬貴手，開恩從寬發落，而受到很嚴正的影響，於此可見他平日貪暴苛細的程度了。

原來，舊例規定，犯人的囚糧，每口按日有五合可領，明人不必細說，當然典獄官從中多少有點好處。自從偽糧食部成立，這項囚糧便須由該處核發。顧逆抱定「涓滴歸私」的宗旨，明察秋毫，對此竟橫加挑剔，硬說數量過多，迹近糜費，在這物資極度缺乏的時期，普通人的食糧當局發生恐慌，不得不厲行節約，何況犯罪的囚徒，自然更加「餓死事小」，怎可任其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作過度的享受！因此，提起筆來，由六合批減到祇剩三合，那些囚犯本就飽一頓餓一頓，叫苦連天，刻下被他突然打了一個對折，再經獄吏獄卒等之層層剝削，直餓得肚皮貼緊脊梁骨，真正求死不得。雖經偽獄官一再陳情，要求收回成命，酌量

增加，他始終批駁不准。僞獄官人微言輕，勢同卵石，自知抑他不過，祇有飲恨吞聲，勉強把這口氣隱忍下去。

不料，冤家路狹，顧逆也有跌進獄中的一日。僞獄官認爲報仇的好機會已到，不禁喜極狂笑，鼓掌道：「饒你奸似鬼，也要喝老娘的洗腳水！你也會落到咱老子的手掌裏，管教你嘗一嘗新鮮滋味，吃不了兜着走！這真叫做天理循環，請君入甕，報應昭彰，絲毫不爽，祇怪你作法自斃！」顧逆素日養尊處優，享受已慣，並且是黑籍中的忠實信徒，雅片烟癮極大，不可一日無此君。入獄以後，顧逆起先還以爲自己係現任貴官，必可特別優待。誰知，獄官鐵面無私，祇把他和那許多偷雞賊殺人犯一視同仁，享受最不堪的待遇，甚至還格外嚴厲一些。他的家人送來黑白二飯，都被獄卒揮之於大門之外，縱然千方百計的花錢運動，也輾然地拒不接受，簡直一滴水也潑不進去。顧逆拘禁在裏面，接濟久斷，音信隔絕，烟癮大發，痛苦萬狀，再三向獄官哀求，情願用絕大的代價，換一隻煙泡來胡亂抵擋一陣，無如對方不肯要錢，毫無通融之餘地。最難耐受的是，肚皮裏飢腸轆轤餓得做鬼叫，而每頓祇給他少量的薄粥，和開水一樣清，比漿糊還要髒，實在無法充飢，顧逆亂火中燒，困頓欲死，忍無可忍，便對獄官據理力爭，責備，不應該剋扣囚糧，虐待犯人，大意說：「我雖然困居囹圄

，犯罪與否，將來自有國法裁判，無論如何，在拘押期內，飯總應該給我吃飽呀！」顧逆自開義正詞嚴，必可使獄官俯首折服，想不到獄官聽了以後，祇陰惻惻地朝他一笑，用尖冷的口吻回答說：「你這幾句的確說得不錯，囚犯也是人，飯總應該吃飽，決不能夠剝削他們這僅有的權利，不瞞你說：我們早就主張這辦法，凡是稍有人心的，誰願意做這種傷天害理絕子絕孫的刻薄事！無奈囚糧的數量，是由「糧食部長」規定的；當初本有六合可領，詎知「部長大人」的胃特別小，嫌囚糧消耗太多，一定不肯照發，硬減少到現在這個數量，我們沒錢賠墊，祇有遵命辦理。所以，這件事你祇能問「糧食部」的「部長」去，你吃不吃得飽，對不起，我們可管不著！」對著和尚罵賊禿，顧逆眼睜睜地靜聆教誨，祇有張口結舌，捏鼻子管，這真是一件趣事，也可說是快事。俗語說：「六月債，還得快」，這個年頭兒，一切急轉直下，報應更近在眼前，顧逆自種惡因，宜食惡果。

張奸善琨的罪行

偽方電影界巨奸張逆善琨，僭其第三妾童月娟潛赴皖南屯溪，企圖以投機手段化賣國行為於無事，公然下榻屯溪最高貴的旅社——皖南招待所。引起當地人仕一致憤慨。輿論界亦

舉起攻擊，二十三日屯溪中央日報社論「嚴厲懲處漢奸」即指出張逆的罪行而請求政府法辦，是日晚間張逆即偕童月娟並某經理共乘小汽車赴黃山「遊歷」。當為皖南行署主任張宗良在翌日晨電令黃山警局扣解。二十四日下午四時，張童兩逆即由行署特務隊押解抵屯後，張童等解送到江西長官部法辦，張逆通敵罪行略舉如下：

(一) 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敵軍獲得僥倖勝利之際張逆善琨向敵人獻計，迫令華商各影片公司合併為偽中華影業公司，直接在敵人指導下作種種助紂為惡之麻醉及叛逆宣傳，三十一
年四月三十日，偽組織慶祝「還都」週年紀念，張逆率領女明星陳燕燕等約二十名迫令以最濃豔之裝飾同赴南京，參加「盛典」，並拍為新聞影片「以廣宣傳」。

(二) 民三十二年間，張逆以「考察日本電影」名義偕同影星前赴東京獻媚，以示「親善」。

(三) 張善琨領導之為「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」所攝製「巨片」計有：

(a) 「萬世流芳」——以鴉片戰爭為題材，作反英美宣傳，幫同敵人離間我國與英美之邦交。

(b) 「春江遺恨」——該片由中日演員合作拍攝，「中日親善」歌頌「大東亞主義」

爲道地之無恥反動之「宣傳」品，該片拍攝時，一切材料均由敵方供給，敵方爲拍攝該片，派來演員一百餘人，張逆以該片之拍攝，獲得日方重賞，參加的落水明星亦得厚酬。

(c)「回頭是岸」——以描寫都市犯罪行爲題材，作與敵人一鼻出氣的宣傳，該片劇本係由上海偽警察局防犯科供給！

(d)其他爲敵僞作喪心病狂宣傳的新聞影片，其內容中傷抗戰，獻媚日人，無所不爲其極，此外，僞「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」所拍攝的無政治性質之影片，均爲麻醉人心，低級趣味的色情作品，用以推行敵人之「精神毒化」政策。

(四)張逆善琨早已與敵僞有往來，而未爲外間人士所盡知，及至三十一年四月間，張因虧空日方鉅款若干萬元，無法償付，乃將上海所有電影公司拱手送與日人，於是新華、國華、藝華，金星等影片公司，遂合併成爲僞「中華聯合製片公司」，林逆柏生任董事長，日人川喜多長政任「副董事長」，張逆善琨則就任「總經理」，該「公司」在張逆與敵僞合作下，卽公開招股，由日僞投資僱用大批日籍職員，並由日大使館管理之，同年九月間，張逆又將華商之電影院，滬光，新光，大上海，中央，明星等十餘家，合併成立所謂「上海電影院公司」張善琨爲「董事長」並兼「總經理」。

三十二年五月，由於張逆與敵僞之設計合作，又將日商之「中華電影公司」與「中華聯合製片公司」及「上海影院公司」合併組成「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」林逆柏生與日人川喜多長政分任「董事長」，張善琨仍爲「常務董事」當時該公司規模之大，實無其匹。演員達三千餘人，上海電影界至是乃完完全全，原原本本被出賣了，被控制於敵兵槍刺下了。

關於敵還文化宣傳工作，張逆實是上海三年來最出力的一人，舉凡敵方之反動宣傳，張逆無不竭盡氣力，大肆活動，在敵人所舉行各種「祝捷」「反英美」大令中，張逆亦爲最賣力的人，此皆張逆善琨爲侵略者書忠的「豐功偉績」。

聞奸蘭亭靜心懺悔

海上「三老」，同時被逮後，向日「榮列門牆」之流，咸黯然無色。澆薄之徒，竟有在其「師娘」前，討還「小條子」者。（按卽進門帖子）亦足見人情之勢利，與俗諺所謂樹倒猢猻散之一斑矣。據聞：聞蘭亭進去後，態度極安閒，嘗語其家人：「讓我在「裏面」靜一靜心，懺悔懺悔，絕不必爲我着急也。」其感有勸彼寫一自白書，申述當時被強逼落水情形者，聞搖首曰：「不必不必，六月糞缸越掏越臭，國法不是爲我聞某人一人立的，何必費心

！聞者皆稱其人尙有自知之明，惜乎晚矣！

林奸康侯之淚

林康侯就逮之前，早覺神明內疚，知所不免。當某聞人由渝返滬，林往晤見時，曾歷述當年香港淪陷前夕，原擬候機飛渝，原以爲時不及，而鑄此大錯，追悔莫及云云。言次，淚下如綆，狀至可憐，惟持志不堅，孽由自作；某聞人雖予同情，願亦愛莫能助耳！

擾亂金融的潘逆三省

海上諸漢奸，擁資最富者，首推邵式軍，其次惟潘三省，差足與之頡頏，亦「官」亦商，——實則流氓而已，並駕齊驅。餘子碌碌，譬猶小巫之望見大巫，神氣索然頹盡矣。

潘之財產，在近年囤貨藏金皆狂漲至最高峯時，殆難以數字統計其真實數額。「人怕出名豬怕壯」，遠溯三四年前，潘即以獨負壯名，（上海人所謂「血旺」者是，）招搖過甚故，曾一度被日本憲兵隊所拘禁，罪狀則爲擾亂金融，（潘是時方主持偽聯益公司——金子交易所，固全滬最著名之發財生意也。）拷掠之下，窮詰其所獲暴利究有若干？潘初堅不吐實，

飾詞以對，厥後不勝刑鞠，乃逐漸遞增，自十餘萬而數百萬，以數千萬有奇。日人猶猶笑不信謂：「汝乃申江首富，財貨充物，我國（日人自稱）天皇且熟耳汝名，甯止此蔑蔑者！」潘之多金，於此亦可得一反證。

潘爲人特喜誇大，依附權勢，欲挾以爲重，生平好出風頭，一心欲爲「海上聞人」，故每逢社會公益慈善事業，輒踴躍爭先，大破慳囊，冀博慷慨仗義之名。媚之者均交口稱譽，謂是今之孟嘗黃歇，潘亦頗沾沾自喜。私生活尤糜爛，自奉絕厚，飲食服御，侈儻逾於王侯，更嗜賭，且好色，一擲百萬無吝色，而其御下乃至刻薄寡恩，姑述近事，足概其餘。

潘於上月二十五日就逮，住宅同時被封，「省廬」職工遂於二十八日全體解散。昨有友於途次偶值其中一人，狀殊狼狽，據云：「外間震於潘之虛聲，皆以爲門下食客待遇必極優厚，庸詎知事實上竟適成一反比例：帳房間內之職員，每月所得薪資，截至上月爲止，爲數究有幾何？度君等將猜測爲難，夢想不到，卽聞余言，亦決搖首駭笑不肯置信。實告君等，祇僞鈔一千二百元耳！至於西廬僕婦等等，數且更微，僅五百元而已！盡其所有，止足購一大餅，恐全世界難視此等怪事！所恃以爲調劑，佔收入之大宗者，則係往來賓客之犒賞，餽贈禮物之使力，以及聚賭時之頭錢與「大煙」，然綜計亦祇月可分得十萬左右耳。方今生活

程度如此之高，試思區區者能派何種用場？而潘則振振有詞，謂彼宅中職工咸供給膳宿，以最近米價計算，爲數已踰百萬矣！信如其言，是職工等，均不許有家眷，有之則理應餓死！因之，職工等皆怨聲載道，懟恨次骨，於後被捕後，絕無一人稍表憫惜者，反多爲之撫掌稱快焉！

語云：「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」又曰：「多行不義，必自斃，」况彼亂臣賊子，尤屬貧人敗類之尤，其能長保富貴乎？特如潘逆者，驕奢淫佚，揮金如土，而又忝負慷慨好施子之美名，待人顧刻薄乃爾，是誠非世人所能測知者矣。抑潘既富有敵國，且孑然一身並無子女，竟猶鄙吝如此，未免太想不穿耳！

陳逆則民叔姪同獄

▲羣醜每天吃兩餐▼

蘇垣當局於本月四日大舉捉拿漢奸，四城緊閉，兵分五路，計獲大小奸徒二百四十一名之多。經此落網以後，卽一體羈押於司前街第三監獄。該監獄構造別緻，係由一圓心形，分出弄堂五條。其中有一條房屋尙未完成，已完成之四弄，以「禮」「義」「廉」「恥」分別

之。每弄有監房十所，今所拘獲之奸徒，則盡歸納於「廉」「恥」兩弄監房中。凡爲漢奸者，胥寡廉鮮恥之徒，禁入「廉」「恥」監房，亦暗寓警惕之意焉。

因爲一百四十一人分布四十所監房，故有五六人或二三人合一室者，胥視其罪犯之輕重，僞職之高下而定。每一監房門外，咸標有房內所居奸人表格，舉凡姓名，年齡，籍貫，悉詳載無遺。

第三監獄看守所長係許希曾氏。日昨獲得許可曾往參觀。當見「恥」字弄中，第一號房內有僞吳縣警察局局長程某，三號係前僞江蘇省長陳則民與僞吳縣縣長陳展如。二人係叔姪，同禁一室，頗不寂寞。四號房有僞高等法院院長陳福民（卽陳展如之父，陳則民之弟。）及僞地方法院院長龔某。至於「廉」字廊中，計有秦某，盧某，范某等，皆爲當地最著名之漢奸。

綜觀第三監獄，監房設備，相當清潔，能透陽光，空氣充足。以前本係爲「院長」所管轄。不意屋未工竣已先身處其間，嚐試個中滋味，誠非奸逆始料所及者。

當局於羈押監中之羣醜，規定日啖兩餐，晨八時與午後三時，儘量吃飽。中午十時至三時之前，且將各人個別放出，在弄散步。惟陳則民與丁某兩逆，患瘋癱症，未能享此權利。